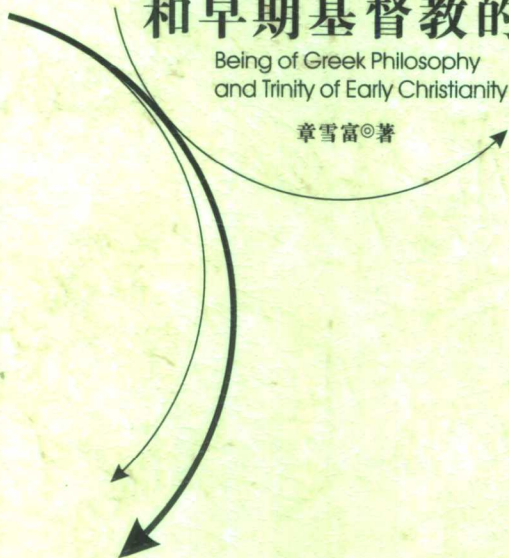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Being of Greek Philosophy
and Trinity of Early Christianity

章雪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Being of Greek Philosophy
and Trinity of Early Christianity

章雪富●著 袁珂●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 潮 编辑出版
晓 荆 薛 设计
永 小 李 校对负责
何 景 面 封
何 景 封 底

中国出版

社

出

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中

国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 章雪富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04-5093-1

I. 希… II. 章… III. 古希腊罗马哲学 — 关系 —
基督教 — 研究 IV. ①B502②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9143 号

特约编辑 陈 林
策划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河东河西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源自“两希文明”的基督教，一方面从希伯来文明接受了其宗教传统，另一方面则从希腊文明承袭了其“智慧”、“思辨”传统。这种以“爱智慧”为表述和特色的希腊哲学对基督教思想体系究竟有多大影响，是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非常关心的。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对“在”或“存在”的认知与辨识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乃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并构成了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思想构建，对西方文化及整个人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思辨”特色和对“在”的究诂与华夏文化的“实践”特色和对“行”的持守形成了鲜明对照，亦给双方带来了深深的灵性触动和不尽的精神思索。

就基督教信仰原则和神学本真而言，其置于首位和核心的即“三位一体”教义及其理论表述。这种“三位一体”神学的正统及权威表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既反映了基督教思想的复杂发展，亦揭示了希腊思想对这一观念之熔铸构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督教信仰中“上帝”观念的体认与希腊思想中对“在”之本真或本质的体悟，通过受希腊思想文化熏染的教父们尤其是东方教父们的不懈努力，而达到一种有机共构、天衣无缝的“化”境。

众所周知，渊源于希腊哲学的“在”（Being）之探究，在当今西方哲学体系中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衍化的现代存在

2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主义思潮甚至对东方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亦作为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及神学理论保持至今，仍体现出其不可动摇的权威。二者如西方精神史上的双子星座，持久不断地放射出其耀眼而神秘的光芒。一般而言，人们对二者各自的原初性和原创性均有一些基本认识，但对二者的本质相融、共构及其理论观念的融会过程却知之甚微，颇为模糊。在此，章雪富博士的专著《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揭开了这一奥秘，为我们做出了精彩解答。

在这部寻根溯源、追问究竟的研究著作中，章雪富博士搜集了大量资料，阅读了众多著述，其历史钩沉、探幽析微的努力获取了可喜的成果。章博士对希腊哲学的 Being 观念进行了深入考究，对早期基督教三位一体理论的发展演变有着极为细致的勾勒，对关涉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文化如何连接的许多问题加以了辨析。这部著作系统探讨了 Being 观念从古希腊哲学到早期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阐述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理论的内在构建及其蕴涵的希腊哲学因素，再现了古代教父思想家们对这一上帝观的发展完善，并剖析了他们围绕基督教上帝论核心观念及其“三一”模式之基本架构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论。在此，章博士对许多涉及基督教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源的重要问题都有澄清、阐释和说明。这样，我们从章博士的研究中看到了早期基督教上帝观形成、发展和演变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再现，并由此对希腊思想中的“存在”观念及其与基督教三位一体理论的内在关联有了新的体认、得到了新的解读。

章雪富博士专攻古希腊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在这一方面著述颇丰。仅我拜读到的著作就有《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等，自己从中获益匪浅。我非常高兴，我国能有像章雪富博士这样的一群年轻学者对基督教思想进行寻根溯源、从头开始的研

究，并衷心祝愿他们能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章雪富博士这部新著《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是其对西方精神和宗教之源的新探，亦是其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阅读这部研究专著，随着其思路进入西方早期的理论潮流，感到颇有启迪和收获。我是在 4 月底从北京到洛杉矶开会的旅程中读完这部著作的。因此，这种环境中的上述阅读使我不仅在时空上，而且在精神上亦经历了一次跨越东西方之旅，再次意识到西方智慧持久、不断的延续和扩散，并体悟到思想交流的独特魅力和意义。

是为序。

卓新平

2005 年 5 月 15 日

于望京德君斋

目 录

序	卓新平 (1)
导 论	(1)
第一章 希腊哲学的 Being 的语义学预备性分析	(32)
第一节 Being / Ousia: 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	(36)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论 Being / Ousia	(50)
第三节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论 Being / Ousia	(63)
第四节 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家论 ousia 和 hypostasis 的关系	(79)
第二章 早期基督教三位一体理论的演变	(90)
第一节 早期基督教的经世三一和内在三一	(91)
第二节 早期基督教上帝观传统中的圣灵论	(142)
第三章 前尼西亚三位一体理论的希腊和拉丁传统	(188)
第一节 德尔图良的经世三一和希腊哲学的 Being	(189)
第二节 奥利金的内在三一和希腊哲学的 Being	(216)
第四章 哪个柏拉图, 谁的尼西亚? ——从尼西亚到后尼西亚: 基督教上帝观与 希腊哲学 Being 的新探究	(271)

2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 第一节 阿他那修的上帝观和中期柏拉图主义…………… (274)
- 第二节 卡帕多西亚教父的上帝观和新
柏拉图主义…………… (297)
- 第三节 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和新柏拉图主义…………… (320)

第五章 卡帕多西亚教父的上帝观和希腊

哲学的 Being …………… (341)

- 第一节 卡帕多西亚教父论 koinonia、ousia 和
hypostasis …………… (342)
- 第二节 尼撒的格列高利论内在三一和经世三一…………… (401)
- 第三节 卡帕多西亚教父的圣灵论和介词
形而上学…………… (425)

第六章 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和希腊哲学的 Being …………… (456)

- 第一节 奥古斯丁上帝观的拉丁特性…………… (457)
- 第二节 奥古斯丁的上帝—共同体模式…………… (517)
- 第三节 奥古斯丁的“和子句”的神学逻辑…………… (537)

结 论 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和希腊哲学的 Being …………… (568)

参考书目…………… (572)

后 记…………… (580)

导 论

—

本书讨论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上帝观的关系。关于 Being 的探究是希腊形而上学之思的根基，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则体现着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公元二世纪，基督教逐渐从犹太传统的影响中脱离开来，在浸润于希腊主义的汪洋大海之时，思想家们一个主要的神学探索是，如何为耶稣基督的敬拜与旧约传统的一神论传统不相矛盾作辩护。因此，基督教上帝观首先探索的是基督论与独一神论的关系。公元四世纪，随着基督教思想家内部关于圣灵神性问题的争论，圣灵论与基督教上帝观的关系开始浮出了水面。因此，基督教的上帝观即三位一体神学的形成，与基督教在希腊世界中的发展及受到的挑战有密切的关系。此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基督教的上帝观主要是以希腊哲学的语言作为其神学的主要话语。

基督教上帝观的演化历经相当长的时期，其间有复杂的挑战和辩论，有一个精微的规范过程。公元 325 年，东西方教父确立了关于三位一体神学表达之正统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经过公元 381 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①

^① 为区别于后来的六次君士坦丁堡公会，公元 381 年的这次公会被称为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全文如下：“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

2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的某些增删，主要是增加关于圣灵的更具体的表述，最终形成了基督教上帝观表达的完整文本，史称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若从新约时代算起，中间历经几近 400 年。

然而，随着拉丁神学的崛起，尤其是奥古斯丁 (Augustine) 对于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重新表述，基督教的上帝观之争再起波澜。在《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这样表述圣灵的源出方式：“圣灵乃是从圣父和圣子而出”，此即著名的“和子句” (filioque) 表述。奥古斯丁之后的拉丁基督教传统逐渐接受奥古斯丁的公式，奉之为“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正统解释，导致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无法妥协的激烈争论。公元 1054 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从此有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分。“和子句”的争论是导致大公教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书认为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在上帝观问题上形成不同神学范式的原因，乃在于对希腊哲学的 Being 的不同解释。以此为基础，本书探究希腊哲学的 Being 在基督教传统中所获得的以及被更新的含义。

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理论发展的这千年（以东西方基督教分裂为标志），如以三位一体神学与基督信仰之关系而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公教会在多元中寻求合一的艰苦努力，“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以其确立的艰难历程体现了

（接上页）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生于光而为光，出生于真上帝而为真上帝，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 [本质同一——引者注]，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马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藉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天使徒的教会，我认使罪得赦免的独一洗礼，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汤清编译，《历代基督教信条》，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 年第 4 版，第 20—21 页。）

早期基督教信仰之于大公性的卓越追求。^①然而，多元性始终内在于合一性寻求之中，基督教的神学视野内部一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分离”的力量，则是基督教思想演变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之后，先是以弗所会议（Council of Ephesus，公元 431 年）和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公元 451 年）关于基督一性说（Monophysitism）的争论，建立了“圣子”位格的神人两性论，^②埃及（Egypt）和叙利亚（Syria）教会因为支持基督一性说从大公教会中分离出去。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 553 年）试图挽回这样的分裂，然而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公元 680 年）表明这种裂痕之无可弥补。因此，随着发展规模的扩大，基督教分裂的趋势越来越不可避免。如果说基督论诠释的差别只引起大公教会局部分裂的话，那么“和子句争辩”（filioque controversy）卷入的是当时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希腊（东方）教会从大公教会中分离出去，可谓是一场“大地震”。其实，“和子句”表面上看虽只涉及圣灵论，却关乎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关系的全盘的重新理解，牵涉三位一体神学整体框架的重建。由此可见，不同的文

① 我曾在《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一书的第五章中对此作过详细的追溯。

② 迦克墩信经表达了关于基督神人两性的正统认信。信经全文如下：“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质（homoousios）；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theotokos），童女马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prosopon），一个实质（hypostasis）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教训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汤清编译，《历代基督教信条》，第 24—25 页。）

4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化在神学的建构上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基于不同的话语背景，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的不同建构倒更合乎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趋势。

因此，纵观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史，合一和多元的张力贯穿于始终，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不同范式的形成只是一个范例而已。如果只把多元性看作是基督教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主要形态，认为第一阶段是完全合一的，那么无疑是对于早期基督教历史（包括教义史和教会史）的曲解。早期基督教在追求教义的规范的同时，在三位一体神学上的多元性，先是基督论后是圣灵论，总体讲是整个三位一体神学的多元性，始终并存于合一性运动之中，并向着东西方分别规范的方向各自深入发展。所该惊奇的应是，基督教思想家们是如何在深刻多元的这种模糊视野中找到表述的平衡点，使得基督教的东（希腊）西（拉丁）方分野维持在合一的总方向中的。

本书第一章描述了由希腊哲学的 Being 语义学发展出来的与 Ousia 的复杂关系，以及与 hypostasis 之间的关联。第二章分两节描述了三一体神学的大公性品质以及整体性进路；第三章到第六章，以大量的篇幅讲述三位一体神学的多元演进的特点以及和希腊哲学的 Being 的关系。

本书关于三一神学的论域止于奥古斯丁，而不涉及后续的有关“和子句”的纯历史描述。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拉丁（西方）基督教塑造了与希腊（东方）基督教判然有别的神学规范，希腊和拉丁从卡帕多西亚教父（Cappadocian）与奥古斯丁的文本出发，推进其各自关于上帝观的基本形态的进一步表述，形成明显的比照。卡帕多西亚教父和奥古斯丁的关于三位一体神学的塑造，体现着基督教思想家在希腊传统内的希腊哲学与拉丁传统内的希腊哲学的智力创造的卓越成就，至今都是基督教传统无法逾越的高峰。

二

就三位一体神学规范的主要历史时段言，早期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学主要是以基督论为建构的轴心。从时间上讲，它一直从公元二世纪延续到公元四世纪中后期，还不包括迦克墩信经之前的神人两性论的争论。公元二、三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例如殉道者查士丁（Justin）和奥利金（Origen）等思想家意识到，阐释作为子的基督与作为父的上帝的关系，是基督教护教者与希腊罗马知识分子在本体问题争辩中的关键。希腊罗马知识分子和统治者把基督徒看成是敬拜一个死刑犯即耶稣的群体，这成为他们难以释怀的疑虑。此外，基督教一方面宣称持犹太教那样的独一神论观点，另一方面又与犹太教分离，敬拜独一上帝之外的耶稣，与独一神论背道而驰，这都使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意识到，基督教不单纯是犹太教框架内的希伯来传统的简单延续，而表示着某种不同质的更新。这也激起了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及性质的怀疑。在护教文献中，基督教思想家们主要围绕为何敬拜耶稣基督与敬拜上帝是二而一的事做出阐释，从而导致了三位一体神学中的一个有趣问题的产生：介词形而上学，即借着（dia/through）基督的敬拜，人们与作为父的上帝重归于好。

三位一体神学的最初的介词形而上学只处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首先，dia/through 的介词形而上学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神学设想：父和子是有分别的；父是作为永生的、始初的位格存在。这一点在希腊（东方）基督教的上帝观中尤为突出。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奥利金、卡帕多西亚教父后又更彻底地运用介词形而上学，以阐释圣灵位格的特殊性：圣灵藉着圣子从圣父而出。因此，在希腊教父的理论中，这个介词 through 包含着关于 Being 阐释的丰富意涵，是不可以随意取消的，它事关圣子和圣灵的位格特征。希腊基督教思想家有关介词形而上学的理解与他们深受

影响的柏拉图主义传统有密切关联。就哲学渊源而言,这种介词的形而上学倡导者先是中期柏拉图主义者(Middle Platonist)和斐洛(Philo),^①后来者则有奥利金和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普罗提诺(Plotinus)。^②以柏拉图主义为神学基本脉络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教父的三位一体神学继续了“介词”与 Being 之间关系的本体论范式,又以 homousia(本质同一)的本体同等的思想修正其从属论的神学意涵。显然,“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也包含着这种神学的假设,这对于缺乏了解希腊基督教之精微哲学背景的四世纪的拉丁基督教思想家而言,实在是难于觉察的。拉丁基督教神学的开创者德尔图良(Tertullian)主要基于斯多亚主义(Stoicism)的哲学背景,一种不同于柏拉图主义从属论传统的哲学。后来的许多拉丁基督教思想家包括耶柔米(Jerome)和安布罗修(Ambrose)都深受斯多亚主义的影响,甚至奥古斯丁也莫能例外。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神学虽然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有深切的关系,《论三位一体》的第八、九和十卷明显采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范式,然而他主要采用的是普罗提诺的心理学思想,而不是本体论思想。

其次, dia/through 的介词形而上学还包含着三位一体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或许是基督教之于希腊哲学的 Being 在诠释上的突破性:中保即本体。在希腊哲学的 Being 理论中,本体的

① John Dillon, "Origen and Plotinus: The Platonic Influence on Early Christianity", in Thomas Finan and Vincent Twomey (eds.), *Relationship Between Neoplatonism and Christianity*, p.15, Four Courts Press, 1992. John Dillon, *Middle Platonists*, 80 B. C. to A. D. 220, pp.138—1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2. 70, English Translated by Ronald E. Hein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3. Plotinus, *Ennead* II. 9. 1. 1—2; V. 3. 3. 17; V. 6. 3. 12—16, in *Plotinus, VII Enneads*, English Translated by A. H. Armstrong,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1988.

自然秩序与 Being 的完全实在性是分离的；在自然秩序中处于较次级别的，其 Being 也必不是完满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学却突破了这个理论，虽然圣子在自然秩序上处在第二 Being 的层次，其神性完全与圣父一致。

如果说介词形而上学还只是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在三位一体神学上由细微而展示其 Being 理论的分野的话，那么在 ousia（拉丁文是 substantia）和 hypostasis（拉丁文的对应语是 persona）之间的复杂辩难则是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最为艰难、令人困惑、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这一辞源之间的分辨和混淆主要与希腊基督教有关，直至卡帕多西亚教父的领袖巴西尔才使它们的使用定型化。这已经是四世纪中叶后的事情了。就拉丁基督教神学语境而言，substantia 和 persona 之于三一神学的用法早已得到了澄清，这要归功于德尔图良。他的律师生涯在清晰地阐释语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驳普拉克勒亚斯》（*Against Praxeas*）一书中，德尔图良使这两个概念定型化了：substantia 指三位格共有的神性，persona 指三个位格，两者不可以互换使用。这是发生在二世纪末期和三世纪初期的事情。

德尔图良在三位一体神学术语上的努力在清晰化上固然是其好事，然而在对于位格间关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的了解上却未必有益。当希腊教父在 ousia 和 hypostasis 问题上辩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拉丁基督教思想家却在一边拈花微笑。然而拉丁基督教思想家对于三位一体神学术语的清晰而简单的理解，导致他们在介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他那修（Athanasius）与几乎所有东方主教的争论中，未能深入地了解希腊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的精微，更多做的是简单化处理。在这方面，奥古斯丁的神学沿袭的是拉丁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的传统，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已经自明的道理来接受，有待行动的只是做些能够为理智所更能了解的阐释而已，让更多的基督徒分辨正统的规范所在。然而，希腊基督教尤

8 希腊哲学的 Being 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

其是卡帕多西亚教父则把三位一体神学看作是仍然有待建构的理论，尽管此前已经有了阿他那修和奥利金这样的大思想家的努力。

当然，这不是说拉丁基督教神学有意地“简化”了三位一体神学的语境，毋宁说它与基督教成长的文化背景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本书把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关于 *ousia* 和 *hypostasis* 的处理方式作为更重要的主题讨论，把拉丁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作为比照，是为了突出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在基督教的上帝观上的理论贡献。同样，也正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更为深刻且复杂的处理，使得希腊哲学的 Being 在与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关联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层面。

在希腊哲学中，本体 (Being) 的多元性是与从属论共进退的，这就是所谓的“一元多层”的希腊本体论。“一元多层”理论为了肯定本体世界中的多元性，从分有说的角度认为存在着与本体阶梯相对应的实在性 (神性) 的阶梯。这主要是柏拉图以及中期柏拉图主义的理论，以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希腊 Being 学说为基础的希腊基督教思想家中也随之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圣子作为在自然秩序上处在圣父之下的神圣 Being，是否在神性上显得更低一些？奥利金是持这样的观点的。尽管奥利金与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在哲学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在 Being 的理论上却有着较大的差别。普罗提诺当然也是持一元多层的看法的，然而普罗提诺认为无论太一、理智和灵魂都是一，区别只在于太一是“纯一”，理智是“一一多”，灵魂则是“一和多”。

以新柏拉图主义为神学基础的卡帕多西亚教父不仅在分辨 *ousia* 和 *hypostasis* 并划定它们各自的使用范围上做出了贡献，也在重新理解 *ousia* 和 *hypostasis* 所对应的新从属论模式上有新的尝试。尽管圣父、圣子和圣灵在自然秩序上是三个 *hypostasis*，然而依据新柏拉图主义和尼西亚信经，这三个 *hypostasis* 是同一

个 ousia。在分析希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学时，本书主要关注 ousia 和 hypostasis 的关系是如何被思想家在塑造上帝观时展开并做出改变的。本书第一章分析了从希腊到基督教有关 eimi 到 ousia 的演变，以及 ousia 和 hypostasis 之间的分离，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五章结合奥利金和卡帕多西亚的三位一体神学与 Being 的关系，分析了希腊基督教上帝观中的自然神学基础。当然，我不是要把三位一体神学简化为辞源学分析，然而希腊基督教思想家正是依凭于词义的阐释、分辨和丰富，获得关于基督教上帝观的信仰直观。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尤其是卡帕多西亚教父在神学与哲学之间所表现的掌控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

然而，本书没有把拉丁基督教神学家所塑造的三位一体上帝观视为无足轻重。值得一提的倒是，由于国内学术界在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哲学研究中，过分强调奥古斯丁的哲学，反而陷入到西方中心主义的进路。在许多研究中，通常被忽略的是东方（希腊）的传统，而不是西方（拉丁）的传统。本书以相等的篇幅分析了拉丁基督教思想家主要是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在三位一体神学和希腊哲学 Being 阐释上的贡献。本书试图以一种均衡的态度回归到一种多元的早期基督教神学语境之中，说明诸如“正统”这样的概念在神学上是一个不断被扩展的范围。本书在卡帕多西亚教父和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神学之间没有设立价值判断的标准，只是指出在奥古斯丁主义之外，存在一种同样强有力的更为独立地发展出来的基督上帝观。

三

相比较于基督教思想家们对于基督论的漫长讨论和激烈争论，圣灵论与三位一体神学的关系要清楚简单得多，不过，它的后续争论即“和子句”的反响则相反，最终成为东方教会分裂的